



胡辛文集 壹



陈香梅传奇

Chenxiangmei Chuanqi

她在东西方的奋斗

胡辛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胡辛◎著



陈香梅传奇

Chenxiangmei Chuanqi

她在东西方的奋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香梅传奇:她在东西方的奋斗/胡辛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 11
(胡辛文集)
ISBN 978-7-5392-6212-0
I. ①陈… II. ①胡… III. ①陈香梅—传记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102 号

陈香梅传奇——她在东西方的奋斗

chengxiangmei chuanqi—ta zai dongxifang de fendou

胡 辛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92-6213-0 定价: 39.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2—64

目 录

总序 /2

序曲 /6

第一部 生于昨日

端午节诞生的女孩 /14

童年在外祖父家 /21

南亚履痕 /29

福兮福兮 /35

永远的憾 /48

倾城之恋 /80

流亡三千里 /107

第二部 春残梦断

阿林顿的清明雨 /134

到昆明去 /141

梦中情人 /169

历史的误会 /190

艰难的选择 /218

春水向东流 /254

天上人间 /283

第三部 梅香四海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302

参政的中国女人 /317

曾经沧海难为水 /346

海峡两岸皆我家 /357

姊妹情 母亲心 /380

走遍世界 爱心依旧 /394

陈香梅言《陈香梅传》/402

后记 胡辛 /405

目 录

总序 /2

序曲 /6

第一部 生于昨日

端午节诞生的女孩 /14

童年在外祖父家 /21

南亚履痕 /29

福兮福兮 /35

永远的憾 /48

倾城之恋 /80

流亡三千里 /107

第二部 春残梦断

阿林顿的清明雨 /134

到昆明去 /141

梦中情人 /169

历史的误会 /190

艰难的选择 /218

春水向东流 /254

天上人间 /283

第三部 梅香四海

华盛顿不相信眼泪 /302

参政的中国女人 /317

曾经沧海难为水 /346

海峡两岸皆我家 /357

姊妹情 母亲心 /380

走遍世界 爱心依旧 /394

陈香梅言《陈香梅传》/402

后记 胡辛 /405

总 序

我喜爱蔷薇雨。

如果女性注定与花有缘，那么开在暮春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过了盛期，不见缤纷，却有兀傲；不见娇柔，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自然，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

而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则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蔷薇雨有缘。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陈香梅传》。2005年晚春，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又由21世纪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论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蔷薇花开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回，将论著《我论女性》换成《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这部近80万字著曾让责编先生莫展一筹，可最终还是没有割舍某部分而让她整体诞生，算是勉为其难了。

其实，还是16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怀念瓷香》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镇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和《怀念瓷香》，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蔷薇雨》“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则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我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

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 28 集电视连续剧,1998 年暮春季节,热播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 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二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 22 岁到 30 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伤怀其间,是走过岁月仍难以忘怀的追梦。1991 年我作为 4 集撰稿的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 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首届研究生拍摄的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 2005 年元旦始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溶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我的传记,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因种种原因捱至 90 年代初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该长篇传记源于童年听来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 1927 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席团成员——工商界的代表,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已达正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已达便是 1939 年早春在信丰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时则于一偶然的机缘,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8 年我父、母两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两家族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

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胡江非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论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蒋孝严先生在台北亲口对我言：“你的这本书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我从头至尾、从头至尾读了，很感动。”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貌）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 / 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发评论连载等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但我的心并不狂喜。想张爱玲人生，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个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本事一经叙述就成了文学。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传记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作一检点，作一总结，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都是最实质的，其实天晓得。网眼有大有小，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人生近不惑时才与编小说纠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说我的人生时人们说我在编小说，我编出小说时人们却说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实人生不乏传奇，我的虚构小说却编不出传奇。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2005年、2012年的自选集，都力图打个平手，《我论女性》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前面为论说，后面是我创作的影视文本；仿佛想作个见证，赣地老女子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虽然红颜早已老去，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当然，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蔷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会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蔷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老朋友张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蔷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选集三度登场，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都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出版集团副总傅伟中先生，感谢责编熊侃先生，他们始终尊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与他们亦属忘年交。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我自信我留着一份懵懂的真诚，对人对己。

爱读惠特曼的诗：“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 / 去掉一切人为的虚饰 / 赤裸了全身 / 我疯狂地渴望能这样接触到我自己。”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自纽约大学归来

再补充于2012年2月2日

序 曲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维

1981年元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位女子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并发表了新闻。

她，就是陈香梅。

陈香梅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不胫而走。其实，也只是年轻一代对她比较陌生，老年人谁不知晓这位当年中央社的第一位女记者、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夫人呢？

是的，在美国，人民早已熟知她的名字：安娜·陈纳德，并不全因为她是陈纳德将军的遗孀，不，打33岁成为新寡后，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在美国闯天下！

六十年代，陈香梅加入美国共和党。1960年她第一次协助尼克松进军白宫但败于肯尼迪之手，虽如是，肯尼迪执政后，即委任她为“难民救济总署主席”，遂成为受命为白宫工作者的华裔第一人。

1967年，她由尼克松委托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兼任亚洲事务顾问。翌年，尼克松大胜，她被委派为共和党行政委员和财务副主席。尽管如此，她却只是参与美国政坛，从不入阁，直到永远。

1970年，她出任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这也是美国第一位女副总裁。

1972年，她被选为全美70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978年，她为里根竞选铺路，是为里根助选“厨房听政”中惟一的女性。1980年11月2日，里根获胜，在他即将就职宣誓之前，委派她前往中国大陆和台湾，她是他的神秘的特使。

她更是邓小平正式邀请的客人。中国驻美国第一任大使柴泽民带给她邓小平的请柬，请她去北京访问，当然，这一切在新闻曝光前都是极其神秘的。

她的生命中充满了传奇，她的人生与多少个“第一”有不解之缘？人世间，她怕是与各国总统主席等头面人物打交道最多的却未入阁的女人；她还是一个跨越门



陈香梅

类最多又卓有成效的女人，政界、商界、金融界、军界、航空界、教育界、广播新闻界、文学艺术界，何处不觅她的芳影？她还是世上飞得最多最远最长的女人，从少女到老妪，从中国的大西南大西北最北最南到世界亚、欧、美、非、拉丁美洲，哪里没留下她的踪迹？

这真是一个有着永恒魅力又魅力无穷的女人。

这是一个爱美国，更爱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女人。有人说，她早该跨出这一大步，成为三方牢靠的纽带，如若十年前她这样做了，那么 1971 年 7 月 9 日凌晨 4 时，神秘飞越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于中午 12 时 15 分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行该是她领队，在中美建交上名垂青史的，便不是基辛格，而是她陈香梅了。

谁知道呢？

她不是政客，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女人。

雪落大地静无声。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在黑夜白雪中更显得金碧辉煌，富丽高贵。总统套房的灯光，又是彻夜未熄。

厚重的金丝绒窗帘没有拉上，乔其纱的镂花窗帘也给拉开了，一个女人静立窗前。台灯的橘黄的光晕让她的娇小的身段更见婀娜，她着一袭藕色软缎睡袍，淡淡素雅中只有右胸襟绣着一枝红梅；她的面貌有点像意大利女明星索菲亚·罗兰，轮廓异常清晰秀丽，又透出知识气。只是脸庞稍稍圆点，挑起的双眉下一对黑眸很有神，笔挺的鼻子下，线条明皙的嘴唇正轻轻阖启着。

她凝眸窗外的雪。她在吟诵雪的诗词。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名句，千古流传。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是在画雪景，抑或写心境？

“雪花似掌难遮眼，风力如刀不断愁。”这位钱谦益，似乎在以诗人的心与风雪较劲？

“燕山雪花大如席。”嗨，燕山人的豪迈、豁达、夸张、乐天，尽在此句中了吧？

不要说天下的雪都一样！

昨天——1980 年的最后一天，美国华盛顿也下了雪。

她走出水门大厦最高层的她的家门，听着簌簌的下雪声，她的心头竟涌出清代

纳兰性德《长相思》中的句子：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泪水已模糊了她的视野。这番秘密飞行，是对三十一年来的长相思作一了结，还是相思变相爱，从此绵绵不绝？

轿车疾驶华盛顿机场。

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载着她和不多的旅客起飞了。美国朝野刚忙过圣诞佳节又在迎接新年之际，这是个闹中取静的日子，她不带秘书，也无随员，悄然东飞。

她从舷窗望外凝眸漫天白雪。

梅与雪，有着不解之缘。

“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即将上任的演员总统罗纳德·里根能懂中国古诗词深厚的文化意蕴么？但他懂得这个女人的心，懂得她在亚洲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1980年11月2日，里根竞选获胜。在这之前，这位女子曾对里根说：“如果你当选总统，可别忘记一定要多用几个女性！”里根不无幽默却也异常诚恳地回答：“如果每个女性都像你这么聪明，那我们男人做什么？”

1981年元月，总统将正式宣誓就职，在新旧班子交替的短暂时光中，里根得将跟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方面的关系都理顺，他想到的、立马用到的便是这一个女人！他两次召见她，却未将谈话内容公布于众，她是他的特使，却又是一次秘密飞行。

班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徐徐降落。

机场上，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台湾驻日本代表马树礼和他的副代表之外，别无他人，连美国大使馆也没来人，一切悄悄进行着。

刚刚新婚一天的参议员史蒂芬与他的新娘葛德莲已在机场贵宾室等候，他们与陈香梅在此汇合后，即飞往北京。

本来与陈香梅同行的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参院少数党主席哈护贝克，但就在行前一星期，他的夫人入院开刀，于是临时请就要当新郎的副主席史蒂芬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第14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吧。陈香梅风趣地说：“干脆，你们到中国去度蜜月，龙凤呈祥、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小憩片刻，班机又起飞了。

北京近了，她的心跳得厉害，一首诗酝酿在脑海中：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别时我是青春的双十年华，再来时我已饱经变乱，尝尽人间的世故与辛酸。这是真？这是梦？”

这是梦。这是真。

班机已稳稳停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舱门打开，乘客鱼贯而下。她却又一次让泪水濡湿了双眼，她伫立在舷梯上，让凉嗖嗖的风刮着她的脸颊，她贪婪地吸着雪野的清冽的气息，她嗫嚅着：北京，你的女儿回来了。

她已是拿着官方和民间双重护照的美国公民，但是，她的祖国是中国，她的根在中国。

她是美国的媳妇，她是中国的女儿。

所以，她自称：半个美国人。

她还是一个完全的中国女人。

元旦的早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挤满了中外记者，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陈香梅女士一行。“咔嚓咔嚓”闪光灯闪烁不停，是夜，中美的电视台都播出了陈香梅访华的新闻。

而在那一瞬间，邓小平的手握着陈香梅的手的一瞬间，面对这位慈祥精干的矮矮的老人，陈香梅的心颤栗了！她不只是握着一位巨人的手，她分明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从1980年的最后一天到1981年的元旦，不过短短的二三十个小时，可是，经历了跨世纪般的飞跃，而在她的人生之旅中，完成了极其深刻的过渡！不是恍若隔世，不是如幻如梦，真实的是，中国人应该团结，应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她见着了舅舅廖承志，舅舅穿着整齐的深灰色的中山装，戴着珧琅眼镜，和蔼可亲地向她伸出双臂。如若不是在这种场合，她会一头扑进舅舅的怀中大哭！见舅如见娘。她忆起了少女时在香港的日子，那是母亲和她们相处的最后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行踪不定的神奇的舅舅给她们带来了快乐和猜测，母亲说他在打游击，可他挺喜欢这群外甥女，常常和她们闹着玩呢。是这样的一位可敬又可亲的舅舅呵。

那宴会，也就满是人情味。

邓小平谈笑风生，以他浓郁的四川口音笑说：“香梅，你舅舅可是个‘妻管严’呵。”

陈香梅不解地望望舅舅，这冬春之交，他一点也不气喘嘛，她问：“舅舅，恐患气管炎？”

廖承志望着邓小平，快乐地摇头笑着。

邓小平依旧笑说：“你舅舅呀，是‘妻管严’，你舅妈不准他多吸烟，每天定量供应，只给三支，他嘛，常是超支啰，只要有机会，他就偷我的烟吵。”

香梅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满座皆笑。

这是家的氛围，家的亲情。谈什么怎么谈不必绞尽脑汁，更不会拘谨刻板。

邓小平待陈香梅，不只是长辈的慈祥和亲切，而且，很看重她。

中国人很讲究排座次，其实哪个国家都脱不了此俗。入席时，邓小平爽朗地说：“陈香梅坐第一，参议员史蒂芬先生坐第二。因为参议员嘛，美国有一百个；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嘛。”

多么智慧的老人！

多么风趣的老人！

没有阻隔、没有距离、没有云遮雾绕，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敞开心扉欢迎她。她希冀的、企盼的、留恋的就是家的气氛呵。

她真实地回到了娘家。

雪落大地静无声。

雪花飘飘，是岁月落下的层层帷幔？她终于穿越了历史的屏障，抚平了心灵的坎坷褶皱，只将爱留人间吧。

终于“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抑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也许，大洋两岸的数家印刷厂中机器轰鸣运转着，正在赶印这震撼世界的元旦新闻？当然不会产生1973年尼克松访华那般的“爆炸效应”，但是，她是中国的女儿，她的人生始终与中国的历史纠结难分，这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陈香梅只有一个，此行的意义便非同小可了。照片上的她，着一袭雪白的西装套裙，庄重、高贵、纯洁，而平素的她，多穿中国女人的旗袍。也许，这也是一种象征？默契？

可此时的她，不想作过多的政治的、哲理的思辨，她只是喃喃自语：回家了回家了……

那个地方，原是好远、好远，在梦里若隐若现；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曾经魂

牵梦萦。可眼下，她归家了。“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香梅问寒梅，长相思之苦，谁解其中味？

在美国华盛顿水门大厦顶楼，她拥有豪华典雅的家，第一流的房子，配备豪华附属设施，四季花开不败的楼顶花园，俯瞰波托马克河的旖旎风光，可是，她常感到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在那里；在台湾台北武昌新村，她拥有前庭院后花园完全中式的两层楼楼房，可是，那里积淀着她与夫君太多的爱太多的憾，太多的焦虑太多的忧郁；而真正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自己生长的，她想起从前的家了……

红墙内几串紫藤、数片枫叶；一夜春雨淅沥，清晨小胡同里，就有清脆的卖花声；张妈、田嫂的鬓角插着茉莉，和着她童年的欢欣。

她第一个家，在北京。

第一部

生于昨日

生命是不倒行的，也
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纪伯伦《先知》

岁月的动荡、历史的
苦难、家族的聚散、生离死
别，击碎了少女的梦魂。

回过头去思。

——海德格尔